

书式生活:日子有光,岁月生花

四月,花事盛大。书香伴花香,2026年4月20日至26日,我国首个依法设立的“全民阅读活动周”将至,主题为“共促全民阅读,共建书香社会”。本刊邀请著名作家、歌唱家、文化评论人等分享阅读感悟与在读书好。播下阅读的种子,在光阴里发芽、开花。持久、热烈地阅读吧,腹有诗书气自华。——编者

在书面前,我做不到断舍离

◆ 郝钧剑

今年临过年时,我在手机上刷到了一条卖书的信息,因喜欢书,看到的又是一本自己非常喜欢的、藏书里没有的书,于是就去“淘”了。没想到它在大年初一被送来了。我纳闷的是,难道这卖书的人连过年也没歇息?当然这快递小哥也没歇息。

这本书名叫《伟大的敦煌》,网络上叫卖这本书的人说,“翻开这本书,仿佛就推开了莫高窟斑驳的木门——400余幅传世壁画以原色复刻的方式在指尖流淌,那些被风沙侵蚀千年的朱砂、石青与金箔,此刻正以最接近原貌的姿态在你眼前苏醒”。叫卖的人还说,西方学者盛赞敦煌壁画是“墙壁上的图书馆”,因为敦煌壁画内容极其丰富,不仅描绘了不同宗派的佛像、菩萨像,还以宏大的画面展示了佛传故事、因缘故事、中国传统神话故事等的生动情节,以及音乐舞蹈、图画装饰、服饰家具、农业交通、体育杂技等百科史料,简直令人目不暇接,叹为观止。当然,它的价格也让我“叹为观止”了,叫卖人说该书原价999元,如果要买,可以降价到200元来。我记得我是花了260元买的。前些天鬼使神差,下意识地去网上查了查,如果到“京东”去买,只需199元。哈哈,还是被叫卖人晃花了。不过想想也就算了,“劳动人民”挣钱也确实不容易呢。

我对敦煌叹为观止的还有我的初衷,我曾收藏有祖父留下的唐人所写的《敦煌经》残片,残片上有跋:“一字值百金”。从此敦煌在我的心里不仅遥远、神秘,而且还金贵呀。三十多年前为了考证残片的真伪,我拿去请启功先生鉴定,启功先生在仔细辨认后说是真的,然后他起身进里屋拿出了一大摞相同的残片让我看,顿时让我目瞪口呆,自愧不如,从此对敦煌的向往就更加深重了。同样对敦煌的向往还表现在我的歌唱里,在我的歌唱生涯里很少唱除了歌颂故乡外的山山水水,但却唱过一首《敦煌梦》,那首歌是写过《涛声依旧》的陈小奇作的词。没想到之后他还作曲了,而且做得很成功。应该说是他初出作曲茅庐时的合作者。

言归正传。这本书是敦煌美术研究所编绘的,该所我不熟,但敦煌有个研究院我却有点熟,与那里两位卓越女性有点“熟”,一位叫常莎娜,一位叫樊锦诗。我知道常莎娜先生与敦煌研究院的关系源于其父亲常书鸿,其父是民国时期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,1984年任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,是毕生研究敦煌的大学问家。樊锦诗先生曾任敦煌研究院院长,至今仍是名誉院长,也把一生献给了敦煌。我与她俩有点“熟”是因为我敬重她们,当年我做“百花迎春”中国文学艺术界春节大联欢的导演时,年年都请她俩来,她俩只要能抽出时间也都会来。巧合的是两人都是杭州人,常先生一头银丝笑意盈盈,樊先生头发花白不苟言笑。与常先生的“熟”,熟在每逢见面点头打个招呼。与樊先生的“熟”,熟在有一年她在全国政协会议上专门去找过我,说,“郝钧剑,过两天北大的全国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的联谊会你要参加啊,校友会托我转告你”。如今这两位老大姐,常先生95岁,樊先生87岁。在这里我衷心地祝愿她们俩健康长寿。

买这本捧在手里沉甸甸的,我去秤上称了足有4.55公斤重的名副其实的厚重的书,除了让这本沉淀了1700年艺术精华的巨著成为我书房的“镇房之石”,了了我嗜书如痴的癖好外,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还想去过敦煌,但从此我就可以遨游在此“纸上敦煌”了。当人老了,越来越不动时,遨游在自己书房的世界里特别好。所以如今年已七十岁的我,依然在买书,在书的面前,我做不到断舍离呢。

清晨的阳光斜照在书上,我翻开了它,展开《药师经变图》的拉页,琉璃光佛的衣饰泛起了微妙金晕;而《张议潮统军出行图》里唐代铠甲上的鳞片竟也银粉闪烁。此时此刻,敦煌穿越了时空就在眼前,由此我也再一次顿悟到有好书读真好,有间书房真好,它是能陪伴自己一生的精神宝藏和情感知交。

人们总爱问我最喜欢哪本书,但我觉得一个人不可能只喜欢某一本书,一定是喜欢一批书,因为你和每一本书的关系都不一样。就像一日三餐吃各种各样的食物,才能摄入蛋白质、脂肪、维生素等充足的营养,滋养你的生命。读书对人精神的滋养,也是如此。读得越多越好,越庞杂越好。

对于读书,不能是一种简单的索取和功利性的要求。读书对人的影响是无形的、润



就像走进树叶翻滚的森林,或者走进一条滚滚的河流,也可以是走进一阵盘旋的风,我在2026年春天,读得如此热烈,读得翻江倒海,读得晨昏颠倒。我特别喜欢这样的状态,并因此觉得,连生命都充满了热烈。

我把几乎所有的时间,交给写作和阅读。我写小说、散文和诗歌,并且沾沾自喜,觉得文字都是一个生动的妖怪,他们跳舞,狂欢,打架,饮酒,抽烟,闹事,当然还有爱得死去活来、昏天暗地。这中间有许多小说,写到了上海,黄浦江和苏州河的风一年四季吹着,流水从不停息,水面上轮船从不停息,那么故事也会生生不息。《麻雀》《惊蛰》《醒来》《秋风渡》《捕风者》《九月》《向延安》……我在所有的故事里热烈地奔跑,张望,仿佛是剧中人,故事里的人也热烈地爱恨、欢喜、悲伤。少年时分,衣单人瘦,我在外婆家的阁楼里读《金陵春梦》,读《我的前半生》,读《古都》和《雪国》,读《薛刚反唐》,读《侍卫官杂记》……读文学的,读故事的,读演义的,读通俗的,这些书像五谷杂粮,滋养着野性的我,让我野蛮生长,胡乱而且勇敢地写下文字,去投稿,去发表,去出版,然后再用稿费去买书,去阅读,如此往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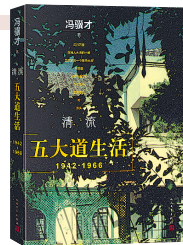
读书使人强大

◆ 冯骥才

物细无声的。它不会一对一地解决你某个问题,但它有价值的东西最终会融化到你的精神情感里,融化到你的生命里。比如你读了大量散文,心中有很多诗句,你对生活中的美就会变得敏感,从而能随时随地享受生活,你的心灵生活就变得丰富了。

一个人读不读书,有没有读过许多有

价值的书,是完全不一样的。读书不仅给你知识,给你启迪,提升你的智慧,开阔你的视野,还使你更有思辨力、感受力、审美能力,甚至提高你的素养与个体的文明。一句话,读书使人强大。



从未想到阅读让我如此热烈

◆ 海飞

我把这篇跟阅读相关的文章写得充满节奏感,是因为我此刻心情愉悦,内心欢喜。我仿佛看到我生长在村庄里的童年,农村学校的柱子上挂着一小截钢轨,本来是火车在上面奔跑,现在是被毕校长用榔头敲响,这是被代替的钟声,在村庄里回荡。我们开始在钟声里朗读,杨家岭的早晨,小小的船儿两头尖,火烧云,少年闰土……我们读得十分认真,当然也会读《小朋友》杂志,读图书中的杨志卖刀、秦琼卖马。阳光从云层穿透,我们几个小伙伴围在一起读同一本书,仿佛享用一顿丰盛的美餐,值得我们几乎用一生回忆。

我在部队里读,在工厂里读,在报社谋职时读,在摆小摊、坐火车轮船、爬山歇息、临睡前等所有的时间里读。那时候读名著,读《罗生门》《黑暗的心》《悉达多》《傲慢与偏见》《简·爱》……也读《白鹿原》《尘埃落定》和《活着》……还读文学杂志,从《十月》读到《当代》,从《人民文学》读到《收获》。我没有什么财富了,除了那时候正在进行的青春,除了大把可以用来读书的时间,我一无所有。

一阅读过去了几十年的光阴,才发现这半生中从未厌倦的事就是阅读。因为写作的缘故,一个新的阅读方向在这几年里悄然而至,特别是2025年,我把一些书堆

满了书房的木地板。这些书躺在地板上,没让我觉得这是一种怠慢和轻视,它们多么像熟睡的孩子,令人怜爱与踏实。这些书有些是作者送的,有些是出版社寄的,有些是我自己买的,它们在一起窃窃私语,有时候是叽叽喳喳。这些书散发出的书香,让我内心觉得安稳与熨帖。《今日向长安》《逝去的盛景》《江南困局》《被统治的艺术》《香料之路》《南宋岁时节日器物研究》《暗斗: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》《华盖如故》……因为小说创作需要用到,一些史料性的书开始大量出现在我的案头,它们像一个个陌生的世界,向我招手,让我静下心来走近它们。走得如此急促,像是春雨赶往春天,像是阳光扑向大地。

所以,我读得如此执着与认真,安静得像一棵树,平和得像一缕微小的风,我连和人谈话的声音都变得不再响亮,生怕打破令人沉醉的宁静。我开始想象所有读书人此刻的心情,他们翻动书页的声音如蚕吃桑叶,细碎而热烈。而如此盛大绵延的阅读,很像是春天一道明丽的焰火,热烈绽放。是的,对于阅读而言,热烈是个准确的词。此刻我平静呼吸,却手指飞快地敲击着键盘,在2026年春天的夜晚,给约稿编辑写下这篇关于阅读的文字,我从未想到阅读让我如此热烈。

《沉默的奔跑:中年手记》:中年的沉默并非不解之谜

◆ 韩浩月

我读赵瑜的新书《沉默的奔跑:中年手记》时,脑海里的颜色是暗灰色的——阅读行为是有色调的,因作品气质不同而不一样。暗灰伴随着清冷,这样的阅读感受,先使我想起加缪的《局外人》,又想起电影《海边的曼彻斯特》。读当代中年作家的书,很少有这样的阅读体验,我想,赵瑜应当是中年作家里的异类。

赵瑜是名游历者。他出生于河南,曾在海南、郑州工作,现在又回到河南。一般像这样出走又返乡的人,多会书写自己的安定感,表达某种沉稳、安逸、幸福。但赵瑜不是,他甚至连自己在家庭里的边缘感都敢于写出来,那么坦荡。他的灵魂深处有某种漂泊的东西,他似乎也并不愿意它落在地上——对于游历者来说,扎根是疼痛的,无所可依反倒带来某种舒畅感。

赵瑜在生活中是个感官打开的人。他在乘公共交通时会观察乘客的一张张面孔,如此,无需语言的交流,就能获取一个个与尘世生活相关的故事。他讲述了一名马姓盲

人按摩师的故事细节,哪怕多年不见,再次见面时,按摩师仍然能顺畅地谈起多年前的话题,仍然能通过属于他的方法识别颜色,通过声音来辨别客人的高矮胖瘦。很大程度上,作家也拥有盲人按摩师的功能,感官的丰富和感受的敏锐会带来一些痛苦,但痛苦亦是作家离不开的养料。

作为一名已届中年的长期写作者,赵瑜早已摆脱了强烈情感或情绪带来的冲击感,他写自己身体的疼痛,也仿佛可以将“疼痛”单独剥离开来——“厘清我与‘疼痛之我’的关系”,在摆脱“疼痛的囚徒”身份之外,用冷峻的视角来看待这不请自来的皮囊之苦。他写母亲的节约,妻子的沉默,孩子的疏离……这些其实都是可以被隐藏的生活的B面,在A面,有着可以完全不一样但同样真实的讲述,但赵瑜没有选择守口如瓶,他并不希望引起共情或共鸣,只负责说出生活的真相。

当赵瑜把一些蛛丝马迹般的细节如实写出的时候,这本书有的篇章显现出小说的意象,在讲述姐姐与姐夫的婚姻以及伯父的葬礼时,每段每句都指向了非虚构的本质,当笔触转向对自己内心的剖析时,大段的自白将叙事板块时而隔开、时



而组合,从而拥有了日记一般的流畅与通透特征。在通读这本书的时候,书的文本属性变得不再重要,它打开了一个了解中年群体的通道,它所集纳的体验与经验,虽然倾向于知识分子式的表达,但仍然不失为当代中年群像的一道鲜明切片。

中年人的沉默,并非无解的谜题。如果多了解一些中年人的真实世界,会发现他们的沉默,源自外界对他们的塑造。往往被定义为“指使者”的中年男性,其实更真切的身份,往往是茫然甚至脆弱的“服从者”。他们以“服从”来换取可与尊重,来证实自身价值与被需要感,为了使得自身存在符合多种逻辑,他们会用词语替换和生存姿势的调整,来满足外界凭借想象力所塑造出来的中年形象。

《中年手记》所刻画出来的作家形象,并没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涂抹强大或伟岸,相反,读者可以看见一名瘦削、脸部轮廓分明、竖起衣领、躲着风在走的中年人侧影,他与大众在影视剧、短视频、社交媒体上所观察到的男性形象大有不同,他是被庞大的乡村与巨大的城市这两块“模板”共同挤压塑造出来的人物,他不具备任何攻击性与反叛能量,他行走或奔跑着,在不同的环境与轨道里,一边配合着外界的期许,一边努力挣脱无形的束缚。

对于写作者,有些书非写不可,因为有着看清自己与讲述自身的强烈需求,因此这本书是赵瑜写给自己的一本书;对于读者,读完这本书,或能激发出书写与倾诉的冲动。

